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唐書一百九十二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當書兼吏部侍郎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勑撰

顏杲卿字昕與兄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岑唏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

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眞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涣郭伷邕定策時眞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燈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眞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愼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槀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

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于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書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荅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大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桂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

鸞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眞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屢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謚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惠謚焉逖李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眞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屢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李明逖同坐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裏以革送幽州開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眞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屢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匀

薄相扶挾度河託眞卿眞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歛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郢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貌相從百口飢鬻粟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羣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安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機檛賦自託頲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王眞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眞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誘汝後眞卿主其皆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遥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公頗牧及爲

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寇所藏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端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臺卿拈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

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康沖欲濟無梁循掘廣狹爲橋以濟賊伏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寇所藏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諫節度河東而循亦兼兩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端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臺卿拈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奄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

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寶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匡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狹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官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譙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

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
出行部淮陽因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
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
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躪死巡馳騎
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
牋祇府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
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
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
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
却明日賊攻城設百鏤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
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
帶甲食裹瘡鬬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
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
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城忠無所立
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
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干通
衢爲百世笑柰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
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
六人者皆官關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
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

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
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
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葦爲人
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葦人還
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斷益
兵圍之蕭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
我逆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
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
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
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紿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
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
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
馬潮道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
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縶送
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
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
俄而曾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
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
外失巨振技衆保寧陵巡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

與大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瀚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渡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卒豪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歎乃推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開門徑抵
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
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陷刀彊
弩約曰聞鼓聲而奮胄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
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
賊皆愕貽乃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
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
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
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
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十日賦米一勺
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
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
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
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
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
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
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
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
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
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柰何從賊關弓與我確

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殺賊此殆天也
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
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千人降巡
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
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
望莫肯救巡使靈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
端靈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鬬叔冀不敢應巡復遣
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靈
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
決兵出何益靈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云請以死謝
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
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
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靈雲壯士
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靈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
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
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靈雲請置
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
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
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
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

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靈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孤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靈雲來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靈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誾偕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拒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

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毎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稾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毎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二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二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

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
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
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
州大都督靈曇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
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
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
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靈曇爲上又贈烝閻潞
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
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
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靈曇像于凌煙
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
西章仇兼瓊辟署劒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
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
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
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肇胡南侵父巡與
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白遠分尹子
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
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

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曰是不可妄輕重議乃紛然議者紛紜不齊

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

愈於寮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

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者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遣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姚誾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梓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諧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

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
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
其姓名
賛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
城抗力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
牽掣首尾隳潰衆宋閒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
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
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
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
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
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傑盡節異代著金石刻
賛明厥忠與夷齊餓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唐書一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積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寇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

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
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
賊來攻鑿藏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
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
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
橋壞馬顛爲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爲我報諸
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爲泣下增備固守賊
不能下乃還因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僞署特進因
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
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西北戍兵
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
廷爲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
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
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閤李
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
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
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
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
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矱出爲梁州總管巴山

獠叛王鼎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猺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若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崇臬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原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

衝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刋城中士單寡糧少而原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原汾陰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原慙頹外父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辭言

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
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
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
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
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
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誡思明曰云何興
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
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
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
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
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
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
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衰彊死兵敗賊衆
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
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
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
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
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聞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
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

獠叛王昊其首餘黨西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若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崇炅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

衝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刋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畫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愿潁外父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言

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
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
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
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
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
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誡思明曰云何興
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
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
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
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
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
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
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衰彊死兵敗賊衆
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
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
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
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
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聞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
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

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
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勳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陰
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
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廩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
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橈辭泚不忍殺因
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道非公爲逆即悔
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縶蒲歲餘曰能省過否不爾
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
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
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然傲稍革廷玉遂藏朝事
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
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
而泚內畏弟滔偪已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
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後務至重須
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
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
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
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
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
滔已破田悅寢慶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

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泚書云云泚恚滔奮甚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見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户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諜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北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詹死而斥出郢帝閔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爲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

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且夕係縲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荅曰今王師四合吾屬蚤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嚙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冤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奇戶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毋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自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

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皐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椓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頻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尾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閾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力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閤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眞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荅炎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

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
賢哲乎遂上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林搏膺呼
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貞
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
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所李惟岳遣華至京
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授校兵部
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
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議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
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
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
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
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
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
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
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
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
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伾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
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

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
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
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妻勝出戰無不一
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
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
毋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鍔乃
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鍔處以劇職
封徐魯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憬吾清志相善
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二以告李勉玢
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
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密
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
襄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
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憺始約事覺毋相引清
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
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
憺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
賁康秀琳梁興朝賈彙鄉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
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蕭

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鄴爭龍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貞食不幸絶嗣宜令鄴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偕其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部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揔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璡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

其頸德宗聞贈演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
斬成義於朔方
吳湝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
司徒父令珪太尉權叔父令瑶太子家令濮陽郡
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湝太子詹事濮陽郡
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瑶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
而湝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
建中初遷大將軍湝循循有禮讓無侈靡珍色見
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著朱紫皮盧
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
節宣慰惡且悖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湝曰陛下不
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湝退謂
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
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
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
逆故留湝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
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
師平官尼其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
耀反馮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

李正巳盜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
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
道叛沐率其僚郭昈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
後鐫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
訴曰北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柰何舉
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
州沐上書晟奏山東者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
師道謀皆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史言沐以誠欵
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昈濮州守衛苛嚴凡十
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數縣而
還以緩王師昈爲繒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
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
不爲備且君皆罪人無與守始昈畏事泄署師道
所信吏劉訴名以遣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
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昈所未幾
師道召航昈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
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
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
頗用昈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
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尚俄

中悔欲殺英臺賈直言諷師道變叛曰高沐寃氣
在天禍且至英臺復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萊
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
賊李文會指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
道捉貶辟脅歔欷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
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備禮
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示聞師道署右職與貶
世居齊初貶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
乃罷遂爲賊聘二人卒能以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沖以藝待詔
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
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
而出父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
壁後署師道府屬又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
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書縛載檻車狀而妻子
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
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
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
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遂入責曰司空
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它日復爲軍

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借於第以免悟每有過
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
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
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
少年毋使龔出東能朝報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
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隣道使共表
求龔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
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絜淋頭
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
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坐地今脅朝廷正速
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
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
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大和
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者太原晉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劒重然諾
走人所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
法皆與之合嶧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
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悟於泗州讜聞之挈舟趨
泗日貫賊柵以入悟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

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敎吾無憂矣讜亦謂愔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愔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愔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愔許諾俄而至愔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丈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劒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劒直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濠登已濟愔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運塘愔欲遣人廷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

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因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讙叫慟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慟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鬬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

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
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
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
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鈍可爲稍邪或竊其書
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詣曰賊負我三
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
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
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鏐問策鏐曰王
爲眞諸侯遺樂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
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
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
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
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無
碣鏐遜何之事即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遂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
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
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
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
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
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

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